



忽然

■洪少霖

周日,难得清闲,于是我接了儿子,带了老爸要出去转转。考虑老爸行走不便,不方便带他去远方,于是就从南安大霞美跨武荣大桥到了丰州镇石亭寺。

两镇中间只隔一条江、一座桥,但我爸竟然说他从没去过。我去过上百次,我太熟悉石亭寺了。而对我爸而言,石亭寺的一切都有着一份新鲜。

从石亭寺临近山顶的停车场下车,我儿子跑在前面,我爸手脚不便,我不敢离他远,于是我走在他身后,距离不超过一步。在爬山过程中,虽然只有100多米,但我怕他太累,路途中间多次叫他驻足休息。他却不愿意,扶着石栏渐渐向上。我有些担心他,怕他身体受不了,但他不听我的,一路向上。

站在寺前开阔处,他说山下是社坛

村吗,我说不是,那是桃源村。对面高楼是浮桥街道的,左侧水面那是在建的北湖公园。我忽然想起,小时候,都是我不懂,我问他。

我口气有些生硬,不是很软,不是很平和。过去许多年里,我和我爸的关系并不好。许多事情,他不支持我;许多事情,我也不支持他。

我给我爸带路,其间拍了不少相片。我和他一起给石亭观音上香。我听到他说,求菩萨保佑我事业有成,不论哪一种成功都好。我心里默念,求菩萨让我爸多活几年。我儿子跪在那儿,不知求什么,估计与我无关。

我爸行动不便,于是我帮他去插香,后引导他参观“莲花茶襟”等石刻。在“寿亲台”那儿,我告诉他,那些凹坑处,来源于宋代,是百姓在那儿祈求长辈长寿,从而敲出来的痕迹。我走

过去,用石头敲了几下,我儿子也去敲了一下。我爸叫我捡块石头给他,他在周边轮流敲了许多下。

从“寿亲台”下来时,我不得已只能拉着他的手,因为道路显得陡峭。我儿子蹦蹦跳跳,不成问题。我爸一个动作,险些后仰倒下,我心中吃了一惊。当即彼此没有说话,但我握住了他的双手。这次,可能是我平生第一次主动去牵我爸的手。而后我扶了他一路,走了不到一百米,都是些不好走的山路。

我给我爸介绍那些石刻,把上面的字念给他听。我告诉他:那是莲花石,石开八瓣,如莲花盛开,千年不曾凋谢,从而不老,从而有了“不老峰”“不老亭”之称谓。我让儿子多和我爸合影。之前,我从没看到他们合影。

游览完后,我问我爸饿不饿,要不要吃饭,他说不饿,不吃,要回家吃。我说寺里正巧有素菜、斋饭,要不要试试。他听后很高兴,想要吃一下,但他人生地不熟,有些怯步,不敢向前。我很熟,我和寺里师父说了一下,便带他上桌,给他打饭。他吃得津津有味,饭量很大。我没想到他能吃那么多,又担心他吃得太多,身体器官承受压力大。我知道,他不缺饭菜,但他很在乎寺里面饭菜中的吉祥意味。

这天中午,我爸吃了一小碗又一小碗,还有汤,还有花生与芋头,真的吃了许多。我儿子顾着玩,不怎么吃,我只好耐心喂他。他们对吃饭的态度完全相反。我几乎没吃,不饿,不想吃。

下山时,我爸问我,这一顿饭是寺里面师父请我们吃的吗,他有些不好意思。我说,没事,我和他们熟悉,我今天扫码捐了些小钱,够那一顿饭了。

世间事,忽然就发生了,忽然有些伤感。人与人,总有许多隔阂,亲人之间许多时候也是如此。

今年,我对表哥等人说:我想买一辆房车,不是因为我很有钱,哪怕借钱,我也要买。其中,有三分之一的原因是:我爸妈越来越老了,趁着他们还走得动,我想带他们出去走走,让他们看看世界,让他们由此引以为豪。

把老爸当儿子养

■何惠彬

有这样一则故事:一个老父亲问他三个儿子,他老了,怎样把他养着?大儿子说把他当老祖宗供着,二儿子说把他当领导捧着,三儿子说把他当儿子养着。老父亲毅然决然选择与三儿子一起生活。

把老爸当儿子养,难道要像训儿子一样?这听起来有些大逆不道,但真正做起来,却是真情和无私的因果循环,无奈与温情的岁月修行。

回想二十年前,我正带着三岁儿子在公园玩,碰到老爸,他教训说天气这么热还出来玩,等一下中暑了怎么办,早点回家吃饭。看到曾经中风的父亲跟儿子一样走路颤颤悠悠,又日渐佝偻的背影,我猛然惊觉,那把曾经为我们撑起的伞,伞骨已经锈迹斑斑了。

曾经他等我放学,现在是不耐烦等他出门。他走路慢了,系鞋带要喘口气,我不能再催。我得把手插进口袋,放慢脚步,陪他看路边那棵老榕树,听他讲那个我已经能倒背如流的“与母亲下南洋”“当年在厂里当先进”的故事。

我要忍住看手机的冲动,适时地点头,适时地惊叹:真的吗?那后来呢?我要让他觉得他还有价值,他的故事还有人听。这就像三岁的儿子揪着我要讲故事的渴望和眼神。

人老了,最怕被冷落。他变得黏人,我们在聊天时,他会凑过来。我晚回家半小时,他的电话就会追过来,问我在哪,问我什么时候回来,以前我嫌他管得宽,现在我懂了,那不是管,那是像儿子一样表现出“我需要你”的样子。

老爸老了,却还死要面子。他明明中风了,行动不便,却硬要骑着三轮电动车到处晃悠。我叫他悠着点,不要到处跑,容易摔倒。他硬是不服老,嘴里还嘟囔着:“谁说不行了,多走走,还能减少你们的负担。”我不能戳穿,不能责备,甚至不能流露出太多的无奈。我要小心翼翼地呵护他那点自尊,就像当年他呵护我高考考砸后的自尊心一样。

把老爸当儿子养,像一面镜子。我会在他身上看到自己未来的影子。我会和他的固执、糊涂甚至是无理取闹中,看到我们在衰老面前的狼狈与挣扎;看到当年我的叛逆、顶嘴、摔门而去时,他无

奈与包容的样子。这是一场循环的“还债”。小时候,他把屎把尿,教我们走路,教我们说话,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们,却从不问回报。记得父亲76岁那年,他二次中风,已经行动不便,大小便失禁了,幸好我们有五个兄弟姐妹,把老爸当儿子养,帮他把屎把尿,帮他洗澡,老爸安然的眼神是我今生的宽慰和未来的期许。现在,我们不过是把这一切原封不动地因果循环回去。到我老时,面对独生子女家庭,能这样温馨循环吗?

把老爸当儿子养,不贬低,不调侃,而是生命最温馨的交接。“父母在,人生尚有来处;父母去,人生只剩归途”,便是这番光景最好的演绎。所谓父子一场,他陪我长大,我陪他变老。当他真的走不动了,蹲在路边不肯起来时,我得蹲下来,拍拍他的肩膀,像当年他对我做的那样,也像我现在对我儿子说的那样:没事,我背你。

窗外飘来《梦底》的歌声:我们或许不会再相遇,人来人往四季中老去,何其有幸你出现梦里,何其不幸你只在梦里……

饭后

■翟艺杰

我和母亲一直保持着晚饭后散步的习惯,忙碌琐碎的白日落幕,晚饭过后的出门闲逛,成了一整天最温柔的时光。白日里的疲惫、生活里的烦忧,都会随着步履慢慢消散。夕阳染着温柔的橘黄,浅浅地洒在柏油路上,将我和母亲的影子一点一点地拉长。

影子追随着光影缓缓移动,我们跟着时间缓缓前行。曾经的散步路上,只有我与母亲并肩闲谈,而现在,我们的身后多了一个软软糯糯、叽叽喳喳的“小尾巴”,稀松的日常,就此添了热闹与牵挂。

“小尾巴”的到来,使得母亲从容闲适的散步时光悄悄变了模样。她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慢慢悠悠地享受时光,随着自己的心情调整着步伐的快慢。母亲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“小尾巴”身上,随着她快、随着她慢,像小时候带我一样,再一次陪着摇摇晃晃的小生命解锁新时光。

时光悄然流转,“小尾巴”在爱的陪伴中慢慢成长,性子也是越来越跳脱,步履越来越轻快,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母亲和“小尾巴”的身影,常常走在我的前方。曾经习惯慢走的母亲,脚步也不自觉变快了许多。而我,还是慢悠悠的,虽然“落后”于她们,但也是满心欢喜。“小尾巴”和母亲叽叽喳喳的说笑声,随着晚风慢慢飘远,看着一老一小的身影我心头盛满了人间烟火的温暖,我想,岁月静好,大抵就是这般模样。

小小的身影在前方欢快地跑着、跳着,时不时回头催促:“妈妈快点,妈妈快点!”我却随心所欲调整自己的步伐,无须追赶,因为我知道,有母亲在前面撑起温柔的安稳,我便永远可以放慢脚步,不必匆忙、不必慌张。我依旧像从前那样,慢悠悠地走着,吹着温柔的晚风,看着落日余晖,悠闲享受松弛、惬意的时光。

岁月更迭,角色悄然轮换。从前我是被母亲细心呵护的小孩,如今她护着更小的孩童,而我,守着她们二人。这场岁岁年年的饭后散步,藏着三代人的温柔羁绊,藏着平淡日子里最安稳的幸福,也是时光赠予我的最绵长的温暖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